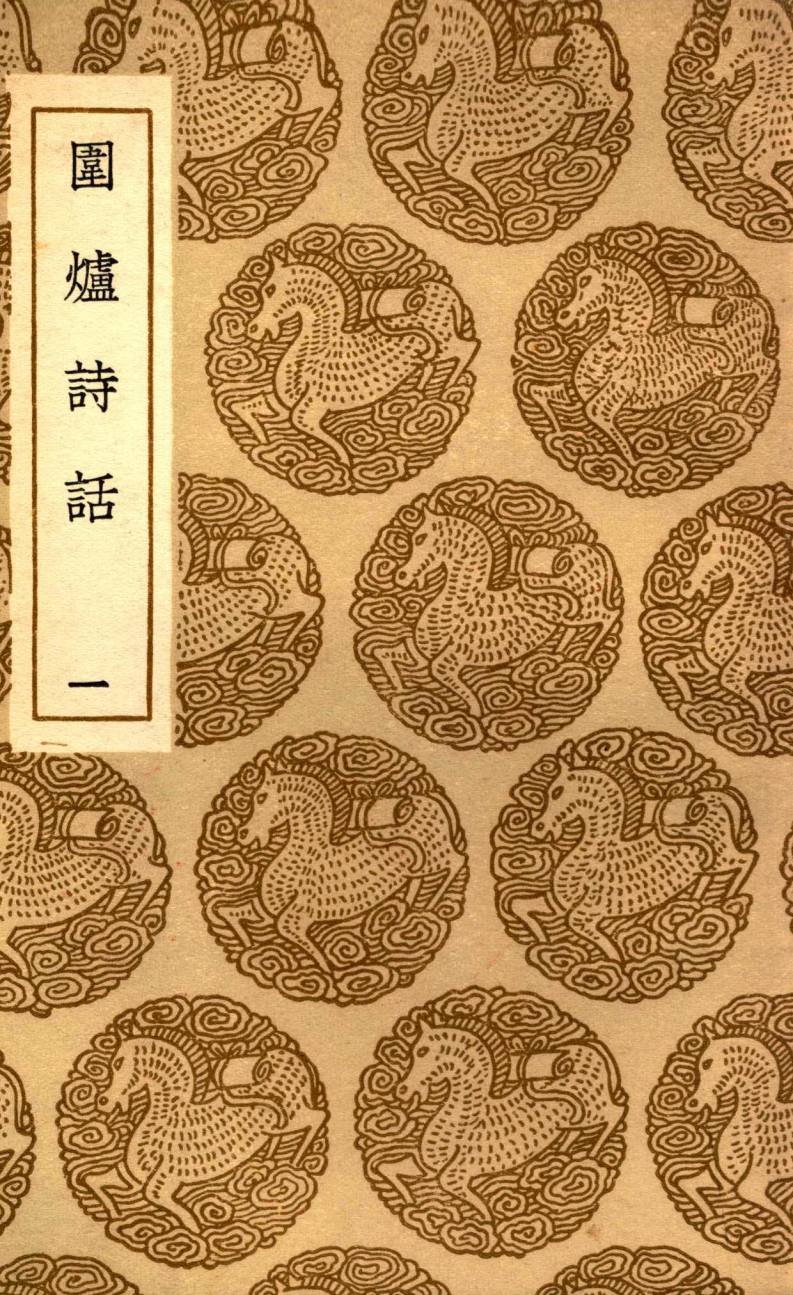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圍爐詩話
一





圍 爐 詩 話

(一)

吳 喬 述

圍爐詩話自序

人心感於境遇。而哀樂情動。詩意以生。達其意以成章。則爲六義。三百篇之大旨也。其所以失亡者。由乎詩人爲之。何也。雅頌事關朝廷。非所當責。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。而自漢以來。無復探風問俗。六義亡半。唐詩最盛。惟興比賦。不遠乎騷而已。五代中原雲擾。斯文道盡。吳蜀獨存吟咏。而皆專意于詞。其立言也。流連光彩。鮮興比而多賦。宋雖詩詞並行。而未有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。然而言能達意。賦義猶存。宏嘉之復古者。不知詩當有意。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。惟崇聲色。高自標置。夫旣無意。則詞無主宰。紕繆不續。并賦義而亡之。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常。以燕伐燕者也。詩非天降。非地出人爲之也。爲之者人。而壞之者。又將焉諉。枯窮之夫。無一可以自遣。唯高談大笑。聊足適懷。而古今事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。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。辛酉冬。萍梗都門。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暖。噉爆栗。烹苦茶。笑言飄舉。無復畛畦。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。小史錄之。時日旣積。遂得六卷。命之曰圍爐詩話。一生困阨。息交絕游。惟常熟馮定遠班。金壇賀黃公裳。所見多合。皎然詩式。持論甚高。而止在字句間。宋人淺于詩。而好作詩話。邇言是爭。貽悞後世。不逮二君所說遠甚。蓋詩自漢魏屢變。而成唐體。其間曲折。旣微且繁。不易測識。嚴滄浪學識淺狹。而言論似乎元妙。最易惑人。詩人于盛唐詩。雖相推重。非盡知作詩之本末。于中晚詩。非輕忽則惑溺。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。宋人詩集甚多。不耐讀。而又不能不讀。實爲苦事。定遠于古詩唐體。

妙有神解。著書一卷。以斥嚴氏之謬。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。深得三唐作者之意。明破兩宋膏肓。讀之則宋詩可不讀。此中載其精要者。而實當盡讀者也。嗟乎。事貴有益于身耳。周美成獻蔡京詩曰。化行禹貢山川內。人在周官禮樂中。遂致通顯。詩如是者至矣。衰朽謬語。何足算乎。修齡氏吳喬序。

圍爐詩話卷之一

清崑山吳喬修齡氏述

漢魏之詩。正大高古。漢謂自枚乘至中郎。

枚詩九十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

魏謂思王至阮公。正謂不淫不傷。大謂非

嘆老嗟卑。高謂無放言細語。古謂不束于韻。不束于粘綴。不束于聲病。不束于對偶。如是之謂雅。不如是之謂俗。而俗又有微甚之辨。兩晉之詩。漸有偶句。至沈宋而極。齊梁始有聲病。至唐律而極。宮體始淫。至晚唐而極。休文作韻。其時詩人亦不遵用。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。至步韻而極。五柳以小言寓意。晚唐爲甚。至宋而極。餘則互有之。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。詩道不出乎變復。變謂變古。復謂復古。變乃能復。復乃能變。非二道也。漢魏詩甚高。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。而能復其淳正。盛唐詩亦甚高。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。而能復其高雅。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。而能復其挺秀。藝至此尙矣。晉宋至陳隋。大歷至唐末。變多于復。不免于流。而猶不遠于復。故多名篇。此後難言之矣。宋人惟變不復。唐人之詩意盡亡。明人惟復不變。遂爲叔敖之優孟。二百年來。非宋則明。非明則宋。而皆自以爲唐詩。試讀金正希舉業文。不貌似先正。而最得先正之神。以其無逢世之俗情。惟發己意故也。詩可知矣。無智人前莫說。打你頭破額裂。詩有魔鬼。宮體淫哇。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。打油釘鉸。晚唐兩宋之魔鬼也。木偶被文繡。宏嘉之魔鬼也。今日兼有之。問曰。丈既知俗病與魔鬼。詩宜盡脫之矣。答曰。談何容易。宏嘉之魔鬼。實能淨盡脫之。餘則

五十餘年。全在其中行坐寢食。近乃覺之。而衰病無可進矣。正大高古之詩。有來生在。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。早自覺悟。毋若喬之憤憤一生。悔無所及耳。

問曰。詩在今日。以何者爲急務。答曰。有詞無意之詩。二百年來。習以成風。全不覺悟。無意則賦尙不成。何況比興。葉文敏公論古文。余曰。以意求古人則近。以詞求古人則遠。公深然之。詩不容有異也。唐詩有意。而託比興以雜出之。其詞婉而微。如人而衣冠。宋詩亦有意。惟賦而少比興。其詞徑以直。如人而赤體。明之曠盛唐詩。字而煥然。無意無法。直是木偶被文繡耳。此病二高萌之。宏嘉大盛。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。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。是以宏嘉習氣。至今流注人心。隱伏不覺。習氣如乳母衣。縱經灰滌。終有乳氣。人之惟求好句。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。卽宏嘉習氣也。若詩句中無中原。吾黨鳳凰臺。鳩鵲觀。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。不亦易乎。此病之難于解免。更自有故。詩乃心聲。非關人事。如空谷幽蘭。不求賞識。乃足爲詩。六朝之詩。雖綺靡。而此意不大失。自唐以詩取士。遂關人事。故省試詩有膚殼語。士子又有行卷。又有投贈。溢美獻佞之詩。自此多矣。美刺爲興觀之本。溢美獻佞。尙可謂之詩乎。子美于哥舒翰。先美後刺。後人嫌之。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。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。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。詩之泛濫。實始于唐人。言近體詩。不得不宗之耳。

所謂詩如空谷幽蘭。不求賞識者。唐人作詩。惟適己意。不索人知其意。亦不索人之說好。如義山有感二長律。爲甘露之變而作。則重有感七律。無別意可知。何以遠至七百年後。錢夕公始能注釋之耶。意尙不

知誰知好惡。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。又不欲明告于人。故發于吟詠。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。唐人能不失此意。宋人作詩。欲人人知其意。故多直達。明人更欲人人見好。自必流于鏗鏘絢燦。有詞無意之途。唐詩泛濫天下。貽禍二百餘年。學者以爲當然。唐人詩道自此絕矣。

詩非一途得人。景龍開寶之詩。端重能養人器度。而不能發人心光。大歷開成之詩。深銳能發人心光。而亦傷人器度。所以學景龍開寶者。心光難發。大都滯于皮毛。學大歷開成者。器度易傷。不免流于險琢。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。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。斯爲得之人。誰有此工力。所以開寶而後。更無其詩也。問曰。若然。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。余愧謝曰。此就後世人之病。察脈擬方也。君問太高。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。

明初之詩。娟秀平淺而已。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。韓山童之稱宋裔也。無目者駭而宗之。以爲李杜復生。高岑再起。有詞無意之習已成。性情吟詠之道。化爲異物。何仲默、李于鱗、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。牛听驢鳴。其聲震耳。宜爲人所駭聞。數十年前。蚶響蛩鳴。亦復主盟中夏。然蚶蛩止誤流俗。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。冒盛唐高名故也。

詩文有雅學。有俗學。雅學大費工力。真實而闡然。見者難識。不便于人事之用。俗學不費工力。虛僞而的然。能悅衆目。便于人事之用。世之知詩者難得。故雅學之門。可以羅雀。後鮮繼者。俗學之門。簫鼓如雷。衣鉢不絕。如震川元美。時同地近。震川却掃荒村。後之學其文者無幾。元美奔走天下。至今壽奠之作。猶漑

餘膏。苟爲身計。刺繡文不如倚市門。無奈醒人不能酌酒。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。人欲應酬。俗學甚善。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。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。不能見也。

以唐明言之。唐詩爲雅。明詩爲俗。以古體唐體言之。古體爲雅。唐體爲俗。以絕句律詩言之。絕句爲雅。律詩爲俗。以五律七律言之。五律猶雅。七律爲俗。以古律唐律言之。古律猶雅。唐律爲俗。

詩乃心聲。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。則詩思月異而歲不同。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。惟留心于風雲月露。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。人于順逆境遇間。所動情思。皆是詩材。子美之詩。多得于此。人不能然。失却好詩。及至作詩。了無意思。惟學古人句樣而已。

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。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。契于三百篇上也。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。放曠物表者。契于莊列。爲次之。怡情景物。優閒自適者。又次之。嘆老嗟卑者。又次之。留連聲色者。又次之。攀緣貴要者。爲下。而皆發于自心。雖有高下。不失爲詩。惟人事之用者。同于斲肩酒榼。不足爲詩。

禪者云。凡人胸中惡知惡見。如臭糟瓶。若不傾去。清水洗淨。百物入中。皆成穢惡。二李習氣亦然。人若存彼絲忽于胸中。任學古詩唐詩。只成二李之詩。

青樓狹邪。良家子一入其門。身心俱變。縱欲從良。無由自脫。甚至甘爲倡鴉。續置假女者。二李詩絕無意義。惟事聲色。看之見好。爲之易成。又冒盛唐之名。易于眩人。淺夫不察。一飲狂泉。終身苦海。及乎伎倆已成。縱識得唐人門徑。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。始進之路。可不慎哉。友人犯此者不少。故謹記之。

高廷禮。惟見唐人穀子。立大家之名。誤殺宏嘉人。四肢麻木不仁。五官昏憤無用。詩豈學大家。便是大家。要看工力所至。成家與否。乃論大小。彼擗擗子美。李頎者。如乞兒醉飽度日。何得言家。豈乞得王侯家餘糲。卽爲王侯家乎。

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。汗牛充棟者爲大家。愚則不然。觀于其志。不惟子美爲大家。韓偓落花詩。卽大家也。

子瞻云。詩以奇趣爲宗。反常合道爲趣。此語最善。無奇趣。何以爲詩。反常而不合道。是謂亂談。不反常而合道。則文章也。山谷云。雙鬢女。娣如桃李。早年歸我。第二雛。亂談也。堯夫三皇等吟。文章也。

今有一言。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。人之學業。無不與年俱進者也。惟學二李之詩。則一入門。卽齊肩于高岑李杜。而頭童齒豁。不過如此。如優人入場。便可作侯王卿相。而老死只是優人。打頭不遇作家。到老時亦終成骨董。

今人作詩。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。不可專重好句。若專重好句。必蹈宏嘉人之覆轍。無好句。不成詩。所以河嶽英靈等集。往往舉之。而在今日。則爲弊端。

粗心浮氣。陳濁鈍滯之根也。粗浮在心。必致陳濁在筆。學問以識爲本。有識則虛心。虛心則識進。無識則氣驕。氣驕則識益下。詩無論三唐。看識力實是如何。

晉宋人字。蕭散簡遠。智永稍變。至顏柳而整齊。又至明而變爲姜立綱體。惡俗可厭矣。詩之漢魏。晉宋之

書也。謝鮑智永之書也。唐體顏柳之書也。宏嘉瞻盛唐。姜立綱體也。

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。尤以不着意見聲色。故事議論者爲最上。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。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。稍着意見者。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史。道德付今王是也。稍着聲色者。子美之落日留王母。微風倚少兒是也。稍用故事者。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。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。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。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。露圭角者。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。包羞忍恥是男兒。江東子弟多才俊。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。然已開宋人門徑矣。宋人更有不倫處。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之壽王不忍金宮冷。獨獻君王一玉環。詞雖工。意未婉。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。其詞微而意顯。得風人之體。

人心才有依倚。卽不能迺出流輩。何況于儉。皎然三儉笑具也。

唐人重詩。方袍狹邪。有能詩者。士大夫拭目待之。北宋猶然。以功名在詩賦也。旣改爲經義。南宋遂無知詩僧妓。況今日乎。憲章二李。聊充應酬。是溷溜漢。

詩以深爲難。而厚更難于深。子美秋興。每篇一意。故厚。曹唐病馬。只一意。而得好句六聯。成詩三首。烏得不薄。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。大歷後之墮阮落塹處也。

嚴滄浪云。詩禁五俗。俗體。俗意。俗句。俗字。俗韻。皆不可犯。此言最善。學問安可無師。無師則杜譏。而書家貴學師。舍短取長。詩學李杜正道也。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。斗筲之量成千鍾。杜之袖中有舊筆。興至時復援。其可學乎。學字先得敗筆。學詩先得累句。草若之何。

學詩不可雜。又不可專守一家。樂天專學子美。西崑專學義山。皆以成病。大樂非一音之奏。佳餚非一味之嘗。子美所以集大成也。

余友賀黃公曰。嚴滄浪謂詩有別趣。不關于理。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。如元次山春陵行。孟東野遊子吟等。直是六經鼓吹。理豈可廢乎。其無理而妙者。如早知潮有信。嫁與弄潮兒。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。禽謂唐詩有理。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。唐詩有詞。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。大抵賦須近理。比卽不然。興更不然。靡有子遺。有北不受。可見。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。考亭嫌其感君纏綿意。繫在紅羅襦。若無此一折。卽淺直無情。是爲以理礙詩之妙者也。

問曰。言情敘景若何。答曰。詩以道性情。無所謂景也。三百篇中之興。關雎。鴛鴦等。有似乎景。後人因以成烟雲月露之詞。景遂與情並言。而興義以微。然唐詩猶自有興。宋詩鮮焉。明之瞎盛唐。景尙不成。何況于興。

古詩多言情。後世之詩多言景。如十九首中之孟冬。寒氣至。建安中之子建。贈丁儀。初秋涼氣發者。無幾日盛一日。梁陳大盛。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。絕無關于性情。畫也非詩也。夫詩以情爲主。景爲賓。景物無自生。惟情所化。情哀則景哀。情樂則景樂。唐詩能融景入情。寄情于景。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。低空有斷雲。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。深閉翠微宮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。花塢夕陽遲。祖詠之遲日園林好。清明煙火新。景中哀樂之情宛然。唐人勝場也。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。本自無意。不能融景。況其敘景。

惟欲闊大高遠。于情全不相關。如寒夜以板爲被。赤身而掛鐵甲。

景同而語異。情亦因之而殊。宋之問大庾嶺云。明望望鄉處。應見嶺頭梅。賈島云。無端更渡湘江水。却望并州是故鄉。景意本同。而宋覺優游。詞爲之也。然島句比之問。反爲醒目。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。

問曰。詩文之界如何。答曰。意豈有二。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。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。文之詞達。詩之詞婉。書以道政事。故宜詞達。詩以道性情。故宜詞婉。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。文喻之炊而爲飯。詩喻之釀而爲酒。文之措詞。必副乎意。猶飯之不變米形。噉之則飽也。詩之措詞。不必副乎意。猶酒之變盡米形。飲之則醉也。文爲人事之實用。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。皆實用也。實則安可措詞不達。如飯之實用以養生。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。詩爲人事之虛用。永言播樂。皆虛用也。賦而爲清廟執競。稱先王之功德。奏之于廟。則爲頌。賦而爲文王大明。稱先王之功德。奏之于朝。則爲雅。二者必有光美之詞。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。賦而爲桑柔瞻卬。刺時王之秕政。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。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。以其爲歌。爲奏。自不當與文同故也。賦爲直陳。猶不與文同。況比興乎。詩若直陳。凱風小弁。大詬父母矣。李杜之文。終是詩人之文。非文人之文。歐蘇之詩。終是文人之詩。非詩人之詩。

人有不可已之情。而不可直陳于筆舌。又不能已于言。感物而動。則爲興。托物而陳。則爲比。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。所以讀其詩者。亦如飲酒之後。憂者以樂。莊者以狂。不知其然而然。

詩不越乎哀樂。境順則情樂。境逆則情哀。明良之歌。順而樂也。棫樸早麓。其類也。五子之歌。逆而哀也。民

勞南山其類也。後世不關哀樂之詩，是爲異物。

余與友人說詩曰：古人有通篇言情者，無通篇敘景者。情爲主，景爲賓也。情爲境遇，景則景物也。又曰：七律大抵兩聯言情，兩聯敘景。是爲死法。蓋景多則浮泛，情多則虛薄也。然順逆在境，哀樂在心，能寄情于景，融景入情，無施不可，是爲活法。又曰：首聯言情無景，則寂寥矣。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。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，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。所謂開承也。此下須轉情而景，景而情，或推開，或深入，或引古，或邀賓，須與次聯不同收。或收第三聯，或收至首聯。看意之所在而收之。又有推開暗結者，輕重虛實，濃淡深淺，一篇中參差用之。偏枯卽不佳。又曰：意爲情景之本，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，則開承轉合，不爲死法。意乃得見。又曰：子美詩云：晚節漸于詩律細，律爲音律，拗句詩不必學。

問曰：何爲性情？答曰：聖人以思無邪，蔽三百篇，性情之謂也。國風好色，小雅怨誹，發乎情也。不淫不亂，止乎禮義，性也。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晉魏不失。梁陳盡矣。陳拾遺挽之使正，以後淫傷之詞，與無邪者錯出。杜詩所以獨高者，以不違無邪之訓耳。

問曰：丈夫生平詩千有餘篇，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？謝曰：不佞少時，爲俗學所悞者十年，將至四十，始見唐詩比興之義。又二十年，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，而精氣銷亡，不能構思矣。人之目見者易遠，足踐者必近，勿相困也。

問曰：唐詩六義如何？答曰：風雅頌各別，比興賦雜出乎其中。後世宗廟之樂章，古之頌也。三代之祖先，

有聖德。故不愧乎稱揚。漢已後之祖先。知爲何人。樂章備禮而已。不足論也。求雅于杜詩。不可勝舉。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。月朔朝諸侯。清樂動千門。皇風被九州。韋應物之身多疾病。思田里。邑有流亡愧俸錢。王建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。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。危覺文皇創業難。皆二雅之遺意也。風興騷。則全唐之所自出。不可勝舉。忽見陌頭楊柳色。悔教夫婿覓封侯。興也。夕陽無限好。只是近黃昏。比也。海日生殘夜。江春入舊年。賦也。朱子盡去舊序。但據經文以爲注。使三百篇盡出于賦。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。以求遠古之事乎。宋人不知比興。小則爲害于唐體。大則爲害于三百。

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。虛做則無窮。雅頌多賦。是實做。風騷多比興。是虛做。唐詩多宗風騷。所以靈妙。詩之失比興。非細故也。比興是虛句。活句。賦是實句。有比興。則實句變爲活句。無比興。則實句變成死句。許渾詩有力量。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。無比興。說死句也。

明人不知比興。而說唐詩。開口便錯。義山之侍臣。最有相如渴。不賜金莖露一杯。言雲表露。試之治病。可知真僞。諷憲武之求仙也。白雪樓大詩。伯以爲宮怨。評曰。望幸之思。悵然呵呵。

宋詩率直。失比興。而賦猶存。宏嘉人詩。無文理。并賦亦失之。

梵偈。四五七字爲句。而無韻。殊不礙讀。子瞻雜文多效之。詩入歌喉。故須有韻。韻乃其末務也。故三百篇叶者居多。菁菁者莪篇。叶儀以就莪阿。固可。叶莪阿以就儀。亦無不可。于意無傷故也。詩宗三百篇。自當遵其用韻之法。漢至六朝。此意未失。休文四聲韻。小學家言。本不爲詩。詩人亦不遵用。唐元宗時。孫愐始

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。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。詩從此受桎梏。元白作步韻詩。直是蘆隨。或曰古體可用古韻。唐體當用唐韻。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。不宗三百耶。古人多有韻。韻又皆叶用。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讀而作古韻。何異于袞衣玉食之世。論茹毛飲血事耶。

古人作詩。不惟不拘韻。并不拘四聲。宜平則仄讀爲平。宜仄則平讀爲仄。觀望忘二字可見。三百至晉宋皆然。故不言聲病。休文作四聲韻。而聲病之說起焉。可知聲病雖王元長等所立。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。梁武帝不許四聲。詩中高見。

詩本樂歌。定當有韻。猶今曲之有韻也。今之曲韻。庚青真文等合用。初無礙乎歌喉。詩已不歌。而韻部反狹。奉平水韻如聖經國律。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。事之顧奴失主。莫甚于此。

青箱雜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。定今體詩格云。用韻有數格。曰葫蘆。曰轆轤。曰進退。葫蘆韻者。先二後四。轆轤韻者。雙出雙入。進退韻者。一進一退。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。孤忠自許衆不與。獨立敢言人所難。去國一身輕似葉。高名千古重如山。並遊英俊顏何厚。未死奸諛骨已寒。天爲吾皇扶社稷。肯教夫子不生還。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。二山四還又一部。爲進退韻格之證。而葫蘆轆轤。未有引證。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攜一尊酒。爲葫蘆韻之例。引漢帝寵阿嬌。爲轆轤韻之例。乃古詩也。

唐韻視今之平水韻。冬分鐘。支分脂。似乎狹矣。而有葫蘆韻用法。轆轤韻用法。進退韻用法。有嫌韻。有兼韻。有通用。有轉用。有叶用。作者猶得輾轉言情。平水韻似寬。而葫蘆等諸法俱廢。則實狹矣。

問曰。二美大呵出韻詩。是否如何。答曰。出韻必是起句。起句可用仄聲字。出韻何妨。蓋律詩止言四韻。絕句止言二韻。王子安滕王閣詩。八句六韻。而序曰。四韻俱成。以渚與悠不在韻數中也。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。然非晚不及盛之關係處。如元美兄弟之說。但不出韻。即是盛唐耶。

問曰。用韻以何者爲準。則答曰。韻書自曹魏李登梁沈約以來。其故甚繁。此難具述。唐之官韻。今不可得。北宋禮部韻。余曾見二本。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。名廣韻者。因唐韻而廣之者也。卽此可以知唐韻矣。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。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。并舊韻之二百六部。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。舊韻一東獨用。二冬三鐘通用。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。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。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。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。韻之通轉。又分兩界。有入聲者十七部爲一界。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。兩界不通轉。通轉有部有類有界。平上各自通轉爲部。東董送真軫震通轉爲類。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。非此則謂之叶。叶乃通轉之窮也。自平水韻行。而北宋之禮部韻。詩家名公俱未經目。界部通轉叶之法。俱不講。唐人葫蘆轆轤進退之法。何所攷哉。

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。嫌韻卽出韻也。兼韻亦名干韻。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。嫌韻與兼韻可通用。不可轉用。寒與刪先得相兼。以其通用故也。而轉用之真文元則不可。

唐人排律有兼韻者。東兼冬。庚兼青是也。叶卽協也。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。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。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。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。呵呵。

唐韻久已絕傳。惟吳彩鸞韻。徐學士傳是樓有之。值二十萬錢。而紙故臃。不能細檢也。

子美飲中八仙歌。押二船字。二眠字。三前字。說者謂此篇是八段。不妨重押。學林新編云。觀詩題則是一歌也。通篇在船字中押。不移別韻。則非分八段。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。因歷舉諸篇。以及十九首。曹子建謝康樂。陸士衡。阮嗣宗。江文通。王仲宣重韻之句。以見古有此體。子美因之。其言甚辨。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。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。後人重韻而輕詩。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。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。非做詩。余謂自唐以來。以意湊韻。重韻輕詩者。皆是做韻。

嚴滄浪云。任昉哭范雲詩。重韻兩生字。三情字。天廚禁_禁樹_樹。乃謂平韻可重押。或平或仄韻不可者。彼就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。陋矣。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。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。不以韻害辭。泥辭以害志。十二侵乃舌押上。膠成聲。非閉口也。閉口則無聲矣。韻家別爲立部。非也。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。亦爲小學審聲中事。與詩道何涉。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。

宋人詩餘。寒刪先元魚虞通用。實合于三百篇。至六朝叶用之義。後人因此而立詞。韻則非也。

今有癬疥之疾。而爲害甚大。本舉手可除。而人樂此美疾。固留不舍。習以成風。安然不覺者。是步韻和人詩。夫和詩之體非一意。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。謂之和詩。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。謂之和韻。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。謂之用韻。次第皆同。謂之步韻。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。始是步韻。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。詩思與文思不同。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。有必然之道。詩思如醴泉朱草。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。限以一